



好书精读 阮梅《一个女孩朝前走》:

## 一路芬芳满山崖

□徐鲁

《一个女孩朝前走》是一曲清新明朗的青春芳华之歌,也是献给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不幸殉职的年轻奋斗者黄文秀的一曲英雄赞歌。读着这本书,我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电影《小花》的主题歌《绒花》的歌词和旋律:“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沥沥鲜血染红它。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华。花载亲人上高山,顶天立地迎彩霞。啊,绒花……一路芬芳满山崖……”

百坭村是广西百色地区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有11个自然屯,散落在大山的褶皱里,有几个屯子离村委有十多公里远,最远的有13公里。2018年3月,29岁的黄文秀来到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阮梅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写的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把青春的热血洒在故乡脱贫攻坚征途上的黄文秀的成长故事。

全书从黄文秀出生的那个隐藏在西南大石山皱褶里、名叫德爱村的小村子写起。1989年春天,她出生在这个虫鸣鸟叫、炊烟袅袅的小村子里。小时候,她家境贫寒,在家助学政策帮助下才完成了学业。书中主要的篇幅都在写文秀的少年时光和成长经历。

看得出来,女作家深深地爱着自己笔下的这个善良而美丽的女孩。全书笔触细腻而灵动,把文秀的成长经历挖掘得很深入,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细节,写出了少女文秀善良、单纯、明亮的心地,刻画了她在艰难困苦中早早地懂得了坚强、自尊和自强不息的性格,以及热爱自己的家乡、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乡亲和老师、同学、友伴的温润情怀。读着文秀的质朴无华的童年和少年成长故事,读者们也不由得会认同人们时下常说的那句话: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文秀童年时代留下的那串小脚印,其实也是中国一代山村孩子的小脚印,是典型的“中国式童年”故事。

阮梅在创作谈里这样写道:“文秀小时候所经历的成长困境,文秀与众多贫困家庭经历的艰难困苦,国家扶贫行动对少年儿童成长的真正影响,我是无法想象得到的。追踪黄文秀的人生足迹,我才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近些年驻村扶贫的重要意义。”由此也可见,书写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家,只有抱持着对现实生活真挚的热爱,能够“深扎”到现实生活的核心,而不是仅靠空泛的想象,才能拨开生活的表象,挖掘到更真纯、更鲜活、更深远的东西。

“我没有掩饰文秀家的贫穷,半点儿都不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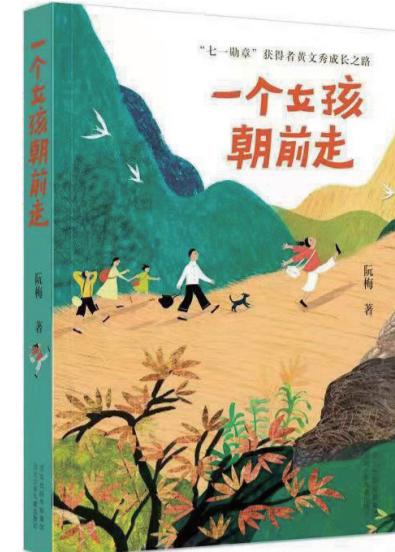
饰。文秀是贫穷的,但她的童年,却因为有一位乐观、仁爱、坚忍的父亲而快乐和幸福。可以说,如果不是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不是亲眼见到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深度贫困,也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的父爱如山、兄友弟恭。”我们从这部作品里也看到了关于影响文秀成长的诸多因素,尤其是清正质朴的家风的努力挖掘。

父亲黄忠杰曾叮嘱女儿说:“文秀呀,没有共产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不可能有今天的生活,所以,你一定要感恩,长大后一定要入党,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啊!”2008年,黄文秀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文秀的心事是这样朴素和真实,“没有政府的扶贫资助,家里不可能供我来上大学,我选择读思政专业,选择加入党组织,是发自内心的。”2011年6月,品学兼优的黄文秀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她从来没有忘记党的恩情,改变家乡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也一直是她的梦想。2016年,黄文秀在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毅然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加入了广西选调生队伍,回到生养她的家乡。对此,她的同学和朋友不太理解,她回答:“很多人从农村走出来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黄文秀刚到百坭村时,乡亲们对这个年轻的女娃子心存疑问,这里生活太苦了,山路崎岖,哪里受得了!好在没过多久,乡亲们就放心了,大家发现,不论是吃苦耐劳,还是对扶贫的思路,文秀都很有想法,什么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让大家心服口服。扶贫路上,有苦也有甜。文秀从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从具体的小事、实事入手,帮助乡亲们排忧解难,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仅仅驻村一年,文秀就把全村所有贫困户仔细梳理了好几遍。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驻村满一年的那天,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我简单地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她又写道:“2018年行驶过的扶贫之路,对我而言更像是心中的长征,这条路上我拿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信心。”

美丽的青春之花正在绽放,脱贫决胜之战的号角已经吹响,年轻的文秀也正在规划和憧憬着百坭村乡亲们未来的日子。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回田阳县看望刚做过手术的父亲后,心里一直在担忧,最近几天,暴雨连续不断,会不会给百坭村的庄稼和果树带来什么损害呢?就在她连夜



开着车赶回百坭村的途中,深更半夜,一道凶猛的山洪突然袭来。“我遇到洪水了。”她拍了视频发给大哥黄益茂,这就是她留给亲人的最后的话,年仅30岁的壮家女儿在这个深夜卷入了山洪和夜色之中。年轻的黄文秀倒在了扶贫路上。但她用一段奋斗的青春芳华,换来了乡亲们的幸福,使百坭村成为全镇脱贫人数最多的一个山村。年轻的文秀没能看到脱贫攻坚的胜利,她的青春、她的生命,已化作了广西百色群山之上的彩云,化作了家乡百坭村山崖上的红杜鹃。

对于文秀的人生选择,父亲黄忠杰始终是理解和支持的。在“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这位质朴的父亲这样说道:“党培养了文秀,她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我们以她为荣。”2021年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总书记念出“黄文秀”的名字时,坐在台下的黄忠杰眼睛里噙着泪水,忍不住抬起手按了按发酸的鼻子,这一幕让无数观众眼睛湿润。

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党对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有多少奋斗在山乡的好儿女,翻山越岭,走遍大地;田间地头,茶园果园,餐风宿露,对口帮扶,一天不摘帽,就一天不收兵。这其中该有多少浸透了奋斗的汗水、泪水、甚至是牺牲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正是当下时代最伟大的“创业史”,也正是发生在每一位作家身边的重要现实题材。

所幸的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没有缺席。阮梅用自己的一支纤笔,饱含真诚和激情,记录了这场脱贫攻坚的时代壮举;以这部散发着淡淡的山花芬芳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参与了一部伟大的“创业史”的书写。

## ■评论

2021年,周锐着力推出他的“梨园少年三部曲”《八臂哪吒》《戏箱乾坤》《粉墨江湖》,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浓郁的东方意蕴,叙述在传统京剧背景下一群孩子辗转于北京、天津等多个城市之间的成长历程,成为了新古典主义语境中东方儿童文学叙事的一个范本。

## 传统文化与人物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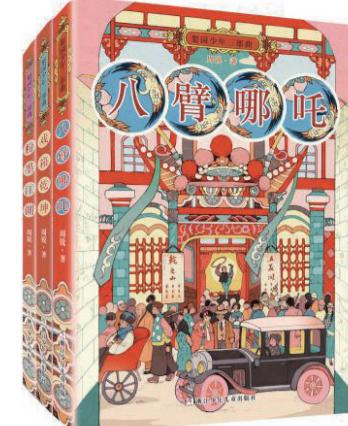
“梨园少年三部曲”的叙事文本聚焦于主人公少年“二葵”的成长过程和戏班游历故事,并通过塑造诸如“步云娥”“毕长寅”等少年群像,以近乎白描的笔触细致勾勒,如同画卷般呈现出既固定又流动的人物群像和文化景观,构成一种氤氲着东方古典韵味的文化符号。

众所周知,京剧以历史故事为主要演出内容,传统剧目约有1300多个,常演的在三四百个以上,自乾隆五十五年开始,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揭开了2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国京剧史的序幕。近代以来,以梅兰芳命名的京剧表演体系被视为东方戏剧表演体系的代表,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京剧被视为“国剧”而成为古老东方的符号象征。在《霸王别姬》《梅兰芳》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中,京剧往往被建构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空间,并与文本中的主人公构成一种互文的戏剧张力,表达出戏梦人生的喟叹、反思与隐喻。很显然,周锐的“梨园少年三部曲”注意到了这些影视文本的叙事技巧与策略。按理说,曾经创作了“幽默四大名著系列”等传统文化题材的周锐,本来可以驾轻就熟地处理这样的古典题材。但作家显然不愿意重复自己的既定套路与模式,他别开生面地从学画京剧人物入手进行新的探索。从2018年开始,周锐毅然决然地终止了业已续写长达46本的畅销书《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开始把画的每一个角色写成京剧故事,同时带上故事之外的故事,以及与该故事相关的知识和轶事。直至画了诸如《十八扯》《两将军》《打棍出箱》等150出经典剧目,京剧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肌理之后,周锐才开始动笔,胸有成竹地建构属于他自己的京剧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周锐巧妙地通过科班和戏校的孩子双线交叉,塑造出为戏而生的孩子群像。二葵作为贯穿三部曲的主人公,其天赋并不出众,甚至可以说是差强人意,但他却以质朴的吃苦精神和毅力,闯出了一片天地。在《八臂哪吒》中,二葵为了练就京剧中的“要牙”这一绝招,每天下床到上床都含着野猪下牙做成的獠牙练,苦练“一咬、二舔、三吞、四吐”等技巧,初学时牙床几乎磨烂,连水都无法喝,结果练出了超凡的功夫,前无古人地要了10颗牙,在《金钱豹》这一戏目上表演了这一绝活。从名角、名剧、名场,到一招、一式、一唱、一调,再到一袍、一翅、一鞭、一须,以至一鞋或一靴,“梨园少年三部曲”中这种注重塑造人物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又执著于创新与突破的书写,可谓比比皆是。很显然,周锐有意通过这样一种人物塑造,彰显和昭示一个亘古不变的艺术真理:唯有业精于勤,传统才有可能为后人所传承而重新激活,焕发生机;唯有勇于突破,经典才可能在现代的语境中脱胎换骨,熠熠生辉。

## 叙事的解构与重构

周锐的“梨园少年三部曲”深谙叙事中的解构意味,在《八臂哪吒》中,作者曾描写二葵跟随和尚二大爷走进观音庙,发现木雕的白象有六根象牙,和尚二大爷解释说这代表佛法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不料,二葵立即指着自己的牙齿说:“那我的牙齿有好多度啦。”这一回答固然有孩子的天真与烂漫,但他显然也以一种貌似无知的“无垢的天真”解构了“六度”的佛教森严。在二葵练就的绝活“要牙”的叙事中,周锐同样赋予了其解构的意味。在祖传戏班的规



## 东方儿童文学叙事话语的新古典主义的

□龚小萍

制中,要牙中的牙具,应该是8颗300斤以上野猪的下牙,但是,由于戏班遗失了2颗,只有6颗野猪下牙,二葵异想天开,提出以家猪的下牙替补,并一口气找了4颗家猪下牙而演练出了10颗“要牙”大戏。在观众的喝彩声中,二葵所表演的“要牙”之所以创纪录,不仅在于他要的牙达10颗,也是一种对戏班祖宗规则的解构。

在“梨园少年三部曲”中,这种解构与重构的叙事手法还体现在很多细节描写上,如二葵和小娥原本是混充跟班而看戏,结果却因饰演难民的孩子在大戏启幕时未赶到而上场救场,阴差阳错就此铺就了走向戏台的生涯。小娥在舞台上因紧张而摔跤,结果被观众认为表演逼真而得到好评。她在饰演宫女时,原本面无表情,突然发现台下来了二葵等伙伴而脸上有了欣喜之色,于是被认为脸上有戏,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很显然,这种“歪打正着”的叙事方式在运用京剧文化符号的同时,又刻意解构其所制造的“不疯魔不成活”的神话,释放出一种摆脱传统羁绊与束缚的自由创造的审美力量。

## 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精神

新古典主义本意是以现代先进的理念,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符号内涵,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美学精神,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美学内涵与意义。在当下中国,新古典主义美学的崛起意味着其现代性的精神在吸收借鉴西方现代美学话语的同时,转而以中华美学传统文化原点为逻辑起点,追溯和聚焦其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核心内涵,选择其优秀的文化基因作为现代性的创新依据,实现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最终有效地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文化场域。

当在现代都市社会生活与成长的周锐,面对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新、解构与重构等本应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时,不但没有陷入困惑,反而感受到一种充满张力的创作自由。他出生于上海,据他本人回忆:“早在上海托儿所的时候,我就是个小戏迷。由祖母带着到军区俱乐部看戏……渐渐地有关戏曲(主要是京剧)的知识就丰富起来。”“小时候在收音机旁,听评弹艺人张鸿声说《说唐》中‘程咬金卖柴扒’一折”,对评弹中“既出乎情理之外,又入乎情理之中”的噱头“很感兴趣”。周锐在作品记中曾写道:“写这本《戏箱乾坤》跟我以前的中长篇写作相同的地方是,都是在前景模糊的情况下开始动笔。提纲应该类似于建筑的图纸,但我不准备提纲。已故的任大星老师曾说过,他就是这样‘开无轨电车’的,使我感到‘吾道不孤’,让自己和人物命运、故事线索一起前行,一起到未知的前方探索……”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正因如此,从新古典主义视角来看,“现代”一词为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表达了一种与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锐的“梨园少年三部曲”才可以调和并超越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新、解构与重构的矛盾关系,以一种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立场,打造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儿童文学叙事话语。不过,周锐本人更愿意把他的创作归结于其对想象力的情有独钟,他曾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尾巴的青蛙,这个尾巴隐喻和象征着天真、纯情和永不枯竭的想象力。

## ■插图欣赏



《每个孩子都能像花儿一样开放》插图,晏川 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6月。

## 儿童文学评论

·第518期·

## ■动态 亲近清澈童心,致敬最美“妈妈”

——殷健灵《云顶》读书分享会近日举办

1月29日,《云顶》读书分享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并在B站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千余名读者在作者殷健灵的带领下,聆听了作品创作背后的动人故事,感受了一群孩子顽强而乐观的成长时光。

自2009年起,殷健灵就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先后创作了儿童小说《蜻蜓,蜻蜓》以及幼童小说“甜心小米”系列优秀作品。2020年9月、2021年4月,殷健灵两度深入贵州和四川的大山深处,寻访“童伴妈妈”和留守儿童,俯下身倾听孩子的故事,耐心地教孩子们知识,爱与温情让《云顶》循着一条条湿漉漉的小路孕育而出。

新蕾出版社副总编辑焦娅楠在线上分享了《云顶》出版过程中的感人瞬间。她表示,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爱的同心圆”汇聚的过程,那些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就像一个圆心,党和国家、民政组织、童伴妈妈、作家、出版方还有读者,就像一串珠子一样围成一个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个爱的同心圆会越来越饱满,相信留守儿童都能在爱的氛围中快乐成长。

据悉,在图书出版后,殷健灵将作品的首印版税捐献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儿文)